

烟台故事

沁水滔滔向北流

刘甲凡

一九八六版《牟平县宁海镇镇志》里,有这样一段记述:沁水河下游河道,原由端午山前经沙河崖村北,于端午山之西入海。当时,河道冲淤,河水漫流,农田受害。据传,明代本地有一习医者去京面圣,以求改道。去京后,恰逢公主患病,皇榜求医,医者揭榜前往,幸而治愈。皇帝问意欲何求?医者曰:“不求金银不求官,愿求沁水河道迁。”皇帝准奏,拨银千两,募夫万人,历时半年,沁水改道。自此,沁水由端午山东直泻北海。

除了以上记述,在后来的老城区改造当中,挖出了从端午山到入海口那几十丈宽、一丈多深金黄色的河沙,足以说明历史上沁水河改道确属史实。围绕着这件关系到百姓的民生工程,几百年来,牟平民间还流传着一段动人的传说。

很久以前,向北流淌的沁水河被牟平城东端午山的东山脚挡住去路,只得折转方向,沿着今西油坊村、沙河崖村一路向西北,在堆金泊村北汇入养马岛前的大海。由于下游入海口的河道常年淤塞,每当汛期来临,山洪爆发,滔滔洪水就无情地吞噬着沿河两岸的田地和村庄。沿河居住的百姓无法抗拒洪水的侵害,只得舍弃河边平坦的土地居住到山坡上,种着贫瘠的山地,生活十分困苦。

这一年,蛟山脚下、沁水河畔的高家屯站出来一位叫刘四牛的英雄好汉。他是土生土长的家乡人,生得高大魁梧、相貌英俊。他打小就跟着父辈练习武艺,练就一身超群出众的好功夫,十几岁就参加了朱元璋领导的抗元义军,由于有勇有谋、作战勇敢,最后升任镇守东海边的千户所(辖1120人)千户。大明王朝建立后,他没有接受朝廷的加官进爵,而是要求官府批准他带着部下,就地入籍,彻底治理危害家乡的这条大河。他的请求得到了官府的批准,那1120人就被他分散到沿河两岸几十里的村庄当领头人,一场轰轰烈烈整治水患的工程开始了。

工程开工前,刘四牛带着他手下的得力干将,背着干粮,跋山涉水,一步一步仔

细勘察了整条河道的地形,做出了周密的工程规划及物资与劳力的调配。按照他们的规划,除了整条河道疏浚筑坝,还要劈掉阻挡河水北去的端午(端午山)东山脚,让河水直直地沿着河道流向大海,把旧河道沿途上万亩荒滩变成平坦的粮田。

没想到,端午山下有个深不见底的洞穴,里面住着一个有几百年道行的老鳖精,手下豢养着几百个虾兵蟹将,在河道的咽喉之地称王称霸,要沿河两岸的百姓每年按四时八节对其进行贡。当它得知了刘四牛他们治理河道的规划,气得暴跳如雷。俗话说“人是钱架的,鳖是水架的”,没了水它这个大王自然就当不成了。于是,它就挖空心思阻挠沁水河改道工程。刘四牛带领大伙累死累活修起的河坝,老鳖精用铁头功一个晚上就全部拱塌了。它还派手下的虾兵蟹将袭击开山凿石的百姓,致使好多人跌落在河水中丧了性命。后来,它干脆直接安排手下的喽啰给刘四牛送信,威胁说如果不立马停下工程,就要作法水淹整个平城。

刘四牛带领1120名旧部下及沿河两岸的精壮青年,持刀拿棍,列阵在端午山前,发誓要把老鳖精的老巢填平。双方展开了一场惨烈的厮杀,老鳖精见打不过,就作法引来海水掀起滔天巨浪,一下子把刘四牛他们的队伍冲散了。混乱中,刘四牛为了掩护部下和村民撤退,被一大群虾兵蟹将团团包围,身中数刀,山一般的身躯悲壮地倒下了。

老鳖精得胜回巢,大摆宴席犒赏手下的喽啰。当它得知刘四牛因伤重不治身亡时,自觉从此没了对手,就越发肆无忌惮起来。过了些日子,手下一个喽啰告诉它,在为刘四牛举行的安葬仪式上,他的未婚妻亚沁姑娘亲临现场上香祭奠,那可是个冠压宁海州的大美人。

心爱的情郎不幸离世,让亚沁姑娘悲愤不已。她的眼泪流干了,发誓要为四牛哥哥报仇雪恨。但她知道,就目前双方的势力,他们不是老鳖精的对手,时下唯一办法只能是励精图治、等待时机。当老鳖精要她做压

寨夫人的信件交到她手上后,一个大胆的复仇计划在她心中形成了。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沿着河边的小路,远远走来一伙吹着唢呐、抬着轿子的送亲队伍。老鳖精一见,两只滚圆的绿豆眼立马放出光彩。此刻,它志得意满、不可一世。在它看来,自从刘四牛身亡,沿河两岸的百姓群龙无首,再也不敢和它对抗了。这不,就连刘四牛俊俏的未婚妻今天也要做它的压寨夫人了。想到这儿,甭提心里有多么高兴了,当即安排手下的喽啰们排开仪仗,把新娘子闹闹哄哄地迎接进了穴巢。

新娘子接回来,老鳖精大摆宴席庆贺,一众喽啰们个个都喝得五迷三道、东倒西歪。当老鳖精醉眼朦胧地拉着新娘子要进洞房时,亚沁姑娘从袖口里抽出暗藏的利刃,带着满腔仇恨狠狠地对着老鳖精的肚皮刺进去。随着一声惨叫,老鳖精的心肝五脏流出了一大堆,痛得它不停地在水中翻上滚下,血水把整个老鳖湾都染得通红。不长时间,老鳖精就一命呜呼,横尸水面。

见此情景,事先埋伏在四周的乡亲们一拥而上,把预备好了的一筐筐生石灰一股脑投进老鳖湾。瞬间,老鳖湾就像开了锅似的“咕嘟咕嘟”冒出呛人的气雾,那些虾兵蟹将连烫带熏,一时间鬼哭狼嚎、四下逃散了。

大伙都被亚沁姑娘的大智大勇感动了,一直推举她做他们的领头人。亚沁姑娘也不负众望,在她的带领下,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自上而下几十里的河床全部疏浚,沿河两岸修起了坚固的堤坝,阻挡河水直入大海的端午山东山脚被劈掉了,涛涛河水一路向北,直直地朝着养马岛顺流而下,旧河道上那千亩荒滩都变成了肥沃的粮田。

牟平百姓为了纪念四牛和亚沁姑娘的巨大贡献,就在端午山“双凤寺”的“十八只手菩萨”大殿一隅,为他们二人塑立雕像,四时八节焚香祭祀。再后来,每年五月初五端午山庙会,民间秧歌队都会表演“刘四牛大闹端午山”,以此表达家乡人对他们不尽的思念。

从天福山到福山

赖玉华

车过天福山,满山的松涛阵阵,仿佛还在传颂着那个冬天惊心动魄的誓言。

八十八年前,就在这里,一面红旗在寒风中猎猎升起,胶东的抗日烽火燃起,照亮了这片饱受苦难的土地。

从天福山到福山,直线距离约150公里。

八十八年前,天福山起义诞生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却把两地紧紧地连在一起。

1937年12月24日,我党在天福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以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为骨干组建起“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理琪庄严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并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的军旗郑重授给大队长于得水和政委宋澄。紧接着,于得水掏出手枪,向空中连发三枪。尽管只有80多人,但三声鸣枪却激荡风云,胶东抗日的大旗自此高高飘扬。

天福山起义当天,于得水等便率领部队向西挺进,进行抗日宣传。他们每到一个村镇,便张贴标语,散发宣传品,演唱抗战歌曲,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不少青壮年报名参加了抗日武装。

那时候的胡克熙正在福山北关小学从教,还是个满腔热血的青年。我翻阅过有关他的资料,纸页虽已经泛黄,但字里行间那股滚烫的气息依然扑面而来。他写到自己离开家乡时的那个清晨:1938年2月,他骑自行车带着饽饽篓子到牟平县埠西头村的姨娘家,直接投奔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参军当天改名“胡铁生”,随即被安排到侦察连。

参军后的胡铁生为了保密,虽然和家人相距不远,却始终没和家人联系。后来,三军第一大队北上解放福山县城,路过福山胡家夼,家人才得知他已参加八路军。

1938年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一路初到邹家房村时,百姓恐慌,家家闭户。过了一天,百姓看到这支队伍既不抢东西,也不欺负女人,逐渐消除了恐惧,并了解到这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于是,村民们把多年以前缴获土匪的三支钢枪和子弹全部送给了第三军,并眼含热泪欢送战士北

上解放福山县城。

1938年3月19日,我军派胡铁生化装进城侦察。胡铁生在表姐夫、福山巨家庄人王慎斋的陪同下,从日伪军的眼皮底下掌握了县城军事布防情况。

得到情报后,我党同时加强了政治攻势。夜间,派进步人士带领二十几名队员走街串巷贴标语、撒传单;白天,到集市、餐馆等市民、敌兵内部聚集地传播消息:“昨夜三军百八十人入城,贴满了标语,撒完传单就走了,今晚可能破城!”

第三军威名大盛,令日伪军闻风丧胆之际,福山伪县长陈昱慑于第三军的威力,在被围5天后接受第三军的改编。经过多次谈判。25日,双方谈判成功,陈昱反正,接受改编。

改编仪式在福山绍瑞口村举行,伪福山县保安队正式改编为第三军一大队福山别动总队,陈昱任总队长。下辖两个支队,第三军同时向各中队派去指导员。双方协商组建福山县抗日民主政府,陈昱任主席。财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各委都有第三军人员参加。

国共合作性质的福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第三军参加联合政府工作的军政人员,参加政府的各种会议,组织歌咏队、业余剧团,并印刷小报、传单,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在军事方面,共产党和国民党陈昱共同领导的福山别动总队经常组织袭击盘踞在福山一带的日伪军。

陈昱反正后,第三军途经福山期间,福山县一批民先队员、先进的知识分子、学生参加了第三军。福山县党组织和党员从此进入了大发展时期。福山的抗日形势处于高潮。随着对敌斗争形势的好转,原来采取分散活动的牟福边区委重新恢复工作。林纯之成为牟福边区委恢复工作后在福山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分别建立组织,转为实现全县的统一领导。

从天福山到福山,不仅是一段地理的距离,更是一段精神的征程。

那面在烽火中飘扬的红旗,如同火炬至今仍在闪耀,照亮我们前行的路,提醒着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作者注:

参考文献《中共福山地方文史》